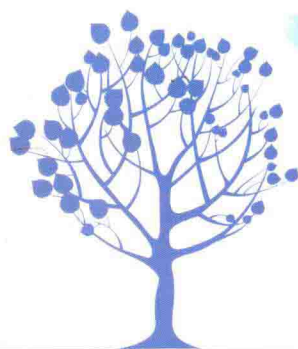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当代名家  
精品必读散文

沙爽 著  
镜子里的时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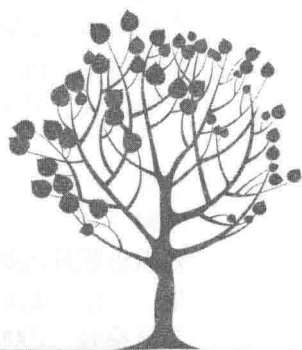
在对身旁的某一个人、某一个微小事件的解读中，  
汲取到自省和向上的力量。

而所有的这些都将被淘洗，成为我们生命中智慧与坚强的源头，  
饱满与丰沛的珍藏。

知识出版社

中国  
当代名家  
精品必读散文

沙爽 著  
镜子里的  
时光



在对身旁的某一个人、某一个微小事件的解读中，  
汲取到自省和向上的力量。  
而所有的这些都将淘洗，成为我们生命中智慧与坚强的源头，  
饱满与丰沛的珍藏。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镜子里的时光/沙爽著. —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 
2016. 3

(中国当代名家精品必读散文)

ISBN 978 - 7 - 5015 - 8997 - 5

I. ①镜… II. ①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0814 号

总 策 划 张海君 李 文  
执行策划 马 强  
责任编辑 梁熾曦 马 跃  
责任印制 魏 婷  
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

邮政编码 100037

电 话 010 - 88390732

网 址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 厂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180 千
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

ISBN 978 - 7 - 5015 - 8997 - 5 定价: 2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盛 开 .....      | 1  |
| 醉蝴蝶 .....      | 3  |
| 初 见 .....      | 5  |
| 五月八月 .....     | 8  |
| 电生活 .....      | 11 |
| 闪 电 .....      | 14 |
| 算术题 .....      | 16 |
| 天神不需要眼睛 .....  | 19 |
| 满江红 .....      | 21 |
| 参 差 .....      | 24 |
| 琉璃脆 .....      | 26 |
| 浥轻尘 .....      | 28 |
| 一根电线杆歪了 .....  | 30 |
| 逆时光 .....      | 33 |
| 两个女人的编年史 ..... | 41 |
| 镜子里的时光 .....   | 49 |
| 两只猫的忘年交 .....  | 55 |



## 镜子里的时光

jingzi li de shiguang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杨，或者槐 .....        | 60  |
| 雪 国 .....          | 66  |
| 两个人的地震 .....       | 73  |
| 过去时态的雪 .....       | 78  |
| 鸟的事情 .....         | 83  |
| 海虹时间 .....         | 86  |
| 春天的自行车 .....       | 95  |
| 时间背后的事件 .....      | 101 |
| 夜行车 .....          | 104 |
| 手 语 .....          | 110 |
| 田野，有时是用来痛的 .....   | 116 |
| 童话背后的脸 .....       | 123 |
| 生命的村里 .....        | 126 |
| 42 天：足不出户的旅程 ..... | 130 |
| 在与火箭相反的方向 .....    | 133 |
| 温泉小镇 .....         | 137 |
| 在怀玉山，怀想一个词 .....   | 143 |
| 倾 斜 .....          | 146 |
| 测试题 .....          | 151 |
| 那幽深的、神秘的洞穴 .....   | 157 |
| 河 流 .....          | 162 |
| 水泵站 .....          | 169 |
| 时光飘落在葡萄园上空 .....   | 176 |
| 鸟 语 .....          | 184 |

## 盛 开

手持铁铲，臂挎柳条篮，挖野菜的时光多么让人沉醉。又是一个不劳而获的春天。多少年过去，大头菜还是一味试图把自己伪装成一棵草，因为太专心了，反而露出了马脚。这个小蹄子！一群一群的小蹄子嗒嗒嗒跑在土层下边，深深浅浅的，让我一路追着它们，把朋友和春天都丢在后面。

但是他们到底拿着相机追上来。他们企图偷拍我独自心花怒放时的放浪形态。在我朋友父母承包的巨大果园——此刻是花园，桃花和李花开得正盛（梨花则被批准延长一小段的准备时间）。此后的许多年，我都会记得这个花香灿烂的午后，记得一个人内心的歌声曾经如此肆意盛开——白衬衫上沾着黄土和草屑，名牌西装随意丢在一边；他松弛仰卧的地方聚集了异样的光线。而后来洗出的照片却仿佛满怀恶意的谎言，把他描述成一个案发现场的不幸主角。哦，他是不幸的——面对满世界广袤无垠的硬，一个柔软的灵魂首先预示了不幸。现在，他转过一张忽然陌生的脸（双颊闪亮，花影如水光游走其上），说，这些花朵这样孤单！

我一惊。因为花开，一个哲人兼诗人陡然出现。

许多年前，我家屋东墙的桃花一年一年地开。桃树后来把花朵举到了房顶上面。我等着它们落下来，树下有一些，树干上有一点儿，屋顶上面还有一点儿。然后桃叶慢慢长出来，长到差不



## 镜子里的时光

jingzi li de shiguang

多的时候，端午节就到了，有一些桃枝就要被剪下来，有时上面还特意带着一两颗小小的青桃子。这是最让我心疼的时刻，在这两天里我要向那些来我家讨要桃枝的村邻暗暗翻上无数白眼，我紧跟在他们身旁大声数着：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这样，当祖父剪完第三枝，村邻就会替我说：够啦够啦。赶在祖父要剪第四枝之前，我赶紧把那三枝接了过来，有眼色的村邻会马上抓住祖父的剪刀和手腕——也许我今生的心机在最不该动用它们的年纪都过早地透支掉了，所以成人之后我总是因诸事缺乏算计而屡屡碰壁。

那时候我以为每一朵花身后都藏着一粒果子，每一枚叶子都是树的心跳和呼吸。我生来就热爱这种叫桃子的水果，它的花朵和枝叶，后面紧跟着它们的隐喻和传说。与我隔墙而居的这两棵桃树，像我的两个亲人，心里明白我有多么疼爱它们——在我离开郑屯到城市里生活之后，这两棵桃树，竟无缘无故地枯死了。

就这样，一些让人心疼的事物最终变成了悬念，正如一些事物从盛开的一瞬就走失了未来。

## 醉蝴蝶

午后，广场上有蝴蝶在飞。蝴蝶专挑花花草草的路径走，它不喜欢平整光洁的大理石板，也不去那边的人工喷泉围观。从这一点上看来，蝴蝶不喜欢人类热衷的这些东西，从而也不见得会喜欢上人类。在花坛和灌木丛上方，蝴蝶寻寻觅觅，忽高忽低的舞步不成章法。像一些从旁边的大酒店里出来的人，脚步趑趄，带有或厚或薄的醉意。5月的花香并不浓烈，蝴蝶何以会醉，这件事情里面，有我不甚了解的东西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我面前的花坛里飞着3只蝴蝶，其中的两只在飞舞中碰到了一块，但是它们很快分开。两三分钟后，其中的一只与第三只相遇，这次厮缠的时间长久得多，可是这只NO.3表现得有点儿厌烦，它冲出另一只忽左忽右舞出的包围圈，经由我身侧，径直向广场南边的丁香树丛飞去。此时阳光耀眼，相距紧缩至两米，我方才看得清楚：这是一只黑色的蝴蝶，身形比另一只白色的略大一些。我差一点儿笑出来，看样子，有些蝴蝶也像人类，讲究个品貌相当门当户对。但是那只白蝶像个多情的女人，明知无法挽留，仍旧恋恋不舍，一直把黑蝶送到了花坛边缘，才折身飞回。现在，花坛中只剩下了两只蝴蝶，彼此漠不关心，只是一味忙着在草丛中找自己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在人类主宰的城市里，蝴蝶们作为弱势群体，理应相互团结，把种族的强大和繁荣放在首位。但是人类至今也没能做到这一点，



## 镜子里的时光

jingzi li de shiguang

不能要求蝴蝶们发扬大公无私的忘我精神。

我记得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一只蝶。是在江西青云镇，一只蝴蝶像合奏中突然穿插进来的音符，引起一阵慌乱和骚动。当时，我们这一拨散散漫漫的采风队伍，正游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白墙青瓦之间。一只蝶突然出现，它是这样大，像一只鸟，扑翅时仿佛迸出歌唱。它整个简直不像是真的，翅膀和身体黑得这么深，重金属一样发出幽暗的光，也重金属一样富有密度和质量。你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只卑微的虫子，修炼过多少个世纪，才收获如此雍容而庄严的飞翔。越过一道农家的篱笆，它落在一株树硕大的叶子上面，黑丝绒样的大翅膀安静地向两侧铺开。我不知道那是一株什么树，如同我不知道它是一只什么种类的蝶；但是我疑心那树叶上有奇异的香，让一只蝶迷醉得对世界毫不设防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蝴蝶是最缺乏警惕性的动物之一。它易于捕捉，这和它疏于防范有直接关系。当一只蝶伏在花朵之上，变成花瓣中最醒目的一页，双翅合起，仿佛有意为人类捏拢的两根手指提供便利。我疑心，因为自知生命短促，蝴蝶才不像人类那样，对死亡怀有深沉的畏惧。蝶类的平均寿命只有 25 天，而一旦交配，生命随之缩短。在向死亡滑翔的倒计时中，一只雌蝶甚至来不及产完体内的卵，像无法吐露的情意，至死都只能储藏于我们内心。在人类的视线之外，一只蝶从地面上的草叶出发，最终又落回地面，变成了影子和露水。

当一位老人在暮色中陷身回忆，思绪如蝴蝶翩飞。蝴蝶从尘封的春天深处飞来，梦境一样让人心醉。老人无论多老，都曾经拥有一个孩子的出身。而孩子对世界的误解是经常性的——他以为蝴蝶翅羽上的鳞粉是它身体上的灰尘。当这些灰尘被溪水洗净，那些美丽的翅膀纯粹得近乎透明。而蝴蝶，蝴蝶因此被自己的美貌深深陶醉，在树荫下一睡不醒。

## 初 见

第一次见到橘子，我5岁，在眼看就要到6岁的时候。

眼看就要跨过5岁门槛的我，已经懂得了很多事情。我这么说是证据的。因为仅仅一年后，我父亲再回家过年时向同事借来了一架相机，它所留下的所有瞬间都弥足珍贵——在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，人们站在自家门前照相的机会几乎约等于无。而这时我还不到7岁，留在相纸的嘴脸已经多么老气横秋。以此推算，这之前的一年，我的形象也鲜活不到哪去。很有可能，我生下来就长了一张沧桑横流的老人脸。

这天是腊月二十九。刚过晌午，我就对着自家大门望眼欲穿。但是直到掌灯时分，我父亲和母亲才回到家里，他们同时带进来几个大包小裹和一股经过长途跋涉的寒气。当然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“长途跋涉”这个词，我只知道，“城里”是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，远得比“县城”还要神奇和神秘。眼下，只要花上一个小时，一辆出租车就可以从营口市区的径直开到我的老家郑屯；而在30年前，盖州县城和郑屯大队之间还没有通车，我父亲和母亲在盖州火车站下了慢腾腾的老爷车，还要徒步走上30里地。他们在午饭后动身，到了傍晚才终于踏进家门。

我父亲看上去心情好得很。他乐呵呵地拉开黑色人造革包的拉链，把里面的东西慷慨地往我脚边一倒。意思是：喏，给你的！提包里藏着的苹果就骨碌碌地滚得满炕都是。我还是第一次



见到这么奇怪的苹果，它们一个个圆滚滚黄灿灿的，在暖黄色的白炽灯下显得尤其鲜艳明丽。我用我常年捉蚂蚱和蜻蜓练就的奇异手法飞快地抓住了其中的一个，在我父亲反应过来之前，我的门牙已经毫不犹豫地洞穿了这只苹果的表皮。我父亲张大了眼睛和嘴巴；之后他的眼睛眯小，嘴巴则变得更大，他开心地爆出了一连串的“哈哈”。我知道上当了，这苹果又辣又涩，我父亲的大笑更加重了我的失望和恼火。这时候我母亲闻声赶来，旋即也加入了我父亲的大笑团伙。我委屈得差点掉下泪来——他们居然用这样难吃的东西来糊弄我。我父亲看出不对了，赶紧把我扔掉的那只苹果捡起来，示意给我看：这个苹果，皮要剥掉才能吃呢！

我和橘子的第一个照面是不愉快的，我的味蕾率先认识了苦涩惊人的橘子皮，然后才幸会了橘子本身。直到许多年后，我忽然明白，这实际上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认识顺序——什么时候，我们对一件事物的认知可以从内部开始？

橘子事件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，此后我又见识了许许多多的事物，许许多多的人，我开始积累下一些经验，这经验来自于一只穿着隐晦衣服的橘子，以及岁月深层的某个部分。我已经知道如何不紧不慢，游刃有余，因为那个沉不住气的人总会赶在我之前出现，代替我，一点点剥掉某件事物的表皮，使真相得以慢慢彰显。

而在我认识橘子之前的若干年，我曾外祖父第一次见到了虾蟆。“虾蟆”这个学名是我偶然在一本画册上看来的，这之前我只知道它叫作“虾爬子”，并且这之后还将一路这样叫下去。可见有时候学名再优雅严正也是靠不住的——谁知道“虾蟆”是何许人也？又有谁不晓得大名鼎鼎的虾爬子女士和虾爬子先生？偏偏我曾外祖父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。这个世代蜗居于沈阳新民县的倔强老头（当然那时候他还不算很老），面对这种模样古怪

得近乎可怕可憎的海洋生物，根据自己 50 多年的人生经验，他把它们归类于陆地上的低等爬虫之流。对我外祖父举家津津有味地嗜食卤虾爬子这件事情，曾外祖父表面上处之泰然，内心里则深怀怜惜和痛楚。出于同样平常的经济景况，我曾外祖父自知无力帮衬长子一家的生活，他补偿的方式就是拼命干活。他日夜操劳的牛马姿态一直持续到他的暮年。在我终于得以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干瘦的脊背已经在生活的重压下呈现出夸张的弧度。

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，虾爬子腹部一排排细密柔韧的软足显然远不及它们在 40 年后的履迹这样遥远。似乎在那个时代，作为长度单位的公里数远比眼下的更分量充足。同样的一千米，在一个人生命的不同时期看起来大约并不相同，在不同的双脚和车轮的丈量下也显现出不同的意义。我心事重重的曾外祖父完成了他历时最长历程最远的一番巡视，回到新民老家，他避开外人和我曾外祖母说起他亲眼所见的虾爬子。他说，玉奎（我外祖父的名字）家里孩子多，家境难啊，孩子们把大虫子用盐水渍一渍就吃得那么香……他这样说着的时候，眼睛里可能正在隐隐浮起心疼的泪水；而他的心里，一定也充满了漫长岁月沉积下来的，无穷无尽的苦难和酸辛。



## 五月八月

看格致的文章，看她在秩序和正常的城市里寻找一只救生筏。在她的想象里，洪水就要到来；或者，一场大火即将围裹她高楼之上的房间。这样，又有一条长而结实的军用行李绳缘此进入她找寻的视线。是什么让她如此不安，近乎神经质和病态？忽然就想起来，电影《五月八月》中，叶童饰演的母亲，突然发作的神经质挖掘；在战争带来的灾难面前，连天空也布满惊骇。这个时候，传说中的遁土神术一下子成为最令人梦寐以求的事物。遁土不成，她转而训练两个女儿在狭小的院子里气喘吁吁地跑来跑去。奔逃、藏匿，在濒临沦陷的南京，恐惧演化成另外的形式。倒是作为男主角的父亲，自始至终，他安静、从容，巧妙地躲开死亡的镜头。剩下一截残臂，是他的。躺在蓝白格子的袖子里。蓝白格子的棉布，也是安静，蓝白格子天生有一副顺天应命的表情。

频道转向中央六台，《五月八月》已播到大崩溃前的疯狂逃难。是不是，生离总要作为死别的前奏曲而上演？前面的那些，一小段空白路径，猜测提供不了完整的修建。两个女孩，为什么叫五月和八月？出生的月份？而生辰到底预示了什么秘密？在和平年代，性格可能决定命运的走势。两姐妹，中间隔了六七年的光阴，应该会有完全不同的行走和际遇？像我和小我6岁的妹妹，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大背景下面，终于南北分飞，像两只

燕子，分属于不同的节气。两种分支各异的生活。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流域。而灾难混淆了个体的区别，把悲剧变成千人一面的镜子。为什么在灾难面前，四分五裂的人间可以在瞬间变得团结一致？只因灾难呈现给人类的归宿是共同的，莎士比亚关于幸与不幸的注释在此丧失了原来的意义。对灾难而言，人命有如草芥，可以成批量焚烧与割刈。在火焰和镰刀赶到之前，草芥与草芥之间，是不是应该交付彼此最后的真情和温暖？

而在灾难中，个体的成长变得如此迅疾，我看见她们，两个小小的女子，小的四五岁吧，还是模糊、懵懂，因无知而免于受真的伤。在这个年纪，饥饿比死亡更来势汹汹。大的那一个，好像是十一二岁？开始有了一双可以解读世界的眼睛。对这个年龄段而言，任何一件小事都严重得足以刮起一场台风。而真正严重的事就这样来了：死亡、恐慌、巨大的空旷、一个城市走在通往死寂的路上。一个城市，正以另外的面目在两个女孩的眼前洞开。在画面以外，它支离破碎的脚步如此扣人心弦（有时候，洞开恰恰暗示了更为决绝的推拒和衰败）。灾难和死亡就是一栋空房子，它不回答，不阻拦，但是也不走开——它用仅有的沉默和空荡盛装下比死更浓烈的火焰和悲哀。

然后圣诞来临。圣诞的歌声落在这样一座城市里，像发怒的海面上落下一片薄薄的岛屿，或者一朵花盛开在大雨里。努力扮演起母亲的小姐姐把八月带到河边，为她清洗生了湿疹的小身体。圣诞的河水送来了凉意，也送来了一个陌生者面目模糊的遗体，小姐姐轻轻把他推开了。就是这样一个动作，轻描淡写，一个内心坚硬的、不动声色的女人诞生了。这个还是一朵花蕾的五月，死者把什么输送进她的灵魂里？此后的岁月，如果她还可以活下去，可以在每年的圣诞日，一节一节地记起：断肢、鲜血、饥饿、瘟疫，一个不知过去和未来的死者：她祝过他圣诞快乐。

舅舅，这是一个能够带来生机和暖意的词，是母血中另一条



## 镜子里的时光

jingzi li de shiguang

分离而去的河流。舅舅，这个词生疏、遥远，但是总有一丝亲切的笑容可以看见。汉语的习惯与英文不同，汉语中的“舅舅”不会与“叔叔”混淆，一般不含有争夺和算计的成分。他是疼爱的，也是疏略的，更多的时候有始无终——他能够覆盖的范围和时间是有限的。这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同。舅舅的荫庇只带来了短暂的喘息和安全，而且还有更多的痛楚他永远无法看见——死亡使他得以逃避了过分沉重的责任——他的离开几乎是所有相关者的离开，留给两姐妹的，仍然是无助和大片大片不可预见的未来。

这一天，在和影片里的长江一样浩渺的海边，朋友说他远在南京的妹妹正在动身北上，将要在这一海滨与他相见。她生于1958，或许也经历过饥馑和动荡，但仍然幸运地错过了那个城市里最惨烈的灾难。在她出生以前的若干年，一场又一场大雨，已经把当年那些在长江岸边唱给爸爸妈妈的歌声，裹进了大地和海洋深处的暗流。

## 电生活

30年前，我在乡下与祖父母一起生活。那时我家唯一的一件电器，是一只半导体收音机。这是我祖父的心爱之物，他把它郑重地安放在炕梢前边的大躺柜上。因为我祖父和他的收音机，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保留着每天听评书的习惯。除了《说岳全传》和《杨家将》，我还喜欢“小喇叭”：“嗒滴嗒，嗒滴嗒，嗒——滴——嗒——，小朋友，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啦！”清脆的童音仿佛天籁，让一个人甘愿驻留在童年。

28年前，我回到城市和父母身边。我吃惊地发现，城市里连收音机也是与乡下完全不一样的。它有一米多高，音箱上蒙着华丽的锦缎。我父亲叫它“电唱机”。一首《拉网小调》放完，紧接着是《西班牙女郎》和苏小明的《军港之夜》。如果不喜欢这个顺序，我可以随时中止、跳过，做另外一种选择。正是这台可以随意快进和返回的电唱机，带来了与我往昔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像那些半透明的彩色唱片上一圈一圈的纹理，起伏，迂回，让时光渐趋明媚和细腻。

26年前，我家拥有了第一台电视机。作为我父亲自学无线电的辉煌战果，这台自行组装的12寸黑白电视，以及它竖在房顶上的简易天线，成了整个小巷里迎风招摇的一面旗帜。每天晚上，左邻右舍的半大孩子都挤在我家看“小鹿纯子”。许多年后，我想：如果可以在传说中的黄金、白银和青铜时代之间找到一个



## 镜子里的时光

jingzi li de shiguang

缝隙，我希望我可以对这个“排球时代”进行插叙。这是一段随着排球跌宕和飞驰的岁月，《排球女将》与中国女排三连冠的比赛现场，让我们分不清直播和重播、剧情和真实。

22年前的某一天，我父母间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。我父亲一气之下，搬进了单位宿舍，好几天没有回家。邻居卢叔叔把我带到居委会，让我给我父亲打电话。卢叔叔先拨了号码，对着话筒说了两句开场白，然后就递给了我。我说：“爸，你回来吧！”说完这一句，我就不知该说什么了，心里又烦恼、又委屈，觉得生活正在强加给我某些不应该由我承担的东西。我父亲在电话线尽头一言不发，我不能确定他是否还在那里——我是在对着空气说话吗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电话，此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情，就觉得电话本身具有虚幻气质。

18年前，我家迁进了新居，添置了包括冰箱在内的一应家用电器。同学们来我家玩，一进门收脚不及，险些摔倒在地：“天呀！你家铺着地毯啊！”这个时候，我忽然猜测到我母亲的微妙心理。生活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部分，分为荣耀和真实。如果可以任由我自己挑选，我首先选择电冰箱和排油烟机。至于地毯和壁纸，它们只是某些人需要的生活修辞。

13年前，在北京开往石家庄的火车上，整整一个多小时，坐在我和我先生对面的男子一直在摆弄他的宝贝手机——那个时候，一部手机富有多层面的象征意义。但是显然，在这个男子的身上，喻体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本体。我瞥了一眼先生，他的瞌睡打得正酣，毫不知晓自己裤子后袋里的东西已经整个地滑到了座椅上面。我灵机一动，不动声色地把它拾起来放上茶几。这部一万多元的诺基亚是一只大型猫科动物，登时把对面的瞪羚逼进了草原深处。

直到6年以前，我兑掉了服装店，为自己配置了一台电脑，外加一只打印机。我想我应该把整个的心灵滴水不漏地放进文字